

史学研究网

—— 史学理论、史学史、海外中国学史研究

| 首页 | 学术信息 | 史学理论研究 | **史学史研究** |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| 海外看中国 | 书窗、书评 | 报道、随笔 | 联系我们

▶ 您现在的位置: 史学研究网 >> 史学史研究 >> 中国史学史 >> [专题]王晴佳 >> 正文

今天是: 2009

⇒ 王晴佳: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——兼论其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洞见卓识 (中)

热

王晴佳: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——兼论其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洞见卓识 (中)

[作者: 王晴佳 转贴自: 《史学理论研究》2008年第4期 点击数: 251 文章录入: teadmin]

三. 东隅已逝, 桑榆未晚

从1978年张先生发表第一篇有关法国史学的论文以后, 他在外国史学史的介绍、研勤奋耕耘、成果累累。其实, 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(1978-1988), 也是张先生整个事业的初期。可惜的是, 由于文革十年的动乱, 生于1918年的张先生, 那时已是一位花甲老人了。逝, 桑榆未晚, 所有认识张先生的人, 都钦佩于他充沛的精力、敏锐的思维和机智的谈吐。法想象他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了。顺便一提的是, 在这十年之末, 张先生确实在1988年以古北大退休了, 但他追求学问、弘扬学术的干劲; 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的精神, 却丝毫没有东奔西跑, 继续充当“学术交流大使”达二十年之久, 直到他于2008年5月27日遽然告辞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 张先生到国外开会, 从来不借此游山玩水, 其认真态度, 让晚辈自愧不如。比如他在2005年到悉尼参加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, 我不记得他去过什么点, 每天都按时到会场开会。他的夫人王双对我说, “也许张先生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了, 所以格外认真”。[32]其实这是王双谦虚的说法, 因为据笔者了解, 这是张先生的作风。

我们说张先生退休以前的十年, 是他事业的巅峰期, 是因为在那段时期, 他在法国史学史研究上, 齐头并进, 不但著书论说, 而且还担任学术领导的职务, 推动学术的发展。曾经提过, 张先生能注意到“年鉴学派”的新颖之处, 得益于他在法国史和欧洲史方面的知识。但是他也看到, 在“年鉴学派”蒸蒸日上的同时, 其它学派(如马克思主义学派)并没有式微, 而是与“年鉴学派”有着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。1970年代的法国史学界, 因此“年鉴学派”的独霸天下。在张先生与法国同行交流的时候, 他也没有局限于那些“年鉴史家”。他在1978年就观察到, 所谓“年鉴学派”, 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。相反, 它是开放的, 以《年鉴》这部杂志的编辑为中心活动, 但其中的成员均有自己独特的史观和治史方法。布罗代尔的“长时段”理念, 就不为他的继承者、《年鉴》的新编辑们所认同, 而布罗代尔为忤, 乐意把领导权交给与他自己观点“直接对立”的学者。[33]张先生对战后西方史学史的观察, 与西方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和伯克教授的研究结论, 不约而同, 十分一致。[34]

其实, 张先生在1970和1980年代注意到“年鉴学派”的重要和潜在的深远影响, 并开展对外国史学的发展和从事外国史学史的研究, 足以显示他过人的史识。因为战后以冷战世界局势, 到了1960年代末, 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, 由此而导致了历史观的显著变化。伊格尔斯教授在1975年用“新方向”来形容, 而到了1990年伯克教授回顾法国史学变化的是, 则命”一词, 可见“年鉴学派”等新的史学流派的出现在史学史上的重大转折意义。[35]这本特征, 就是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, 是史家主张写作“自下而上”的历史, 摒弃原来注

用的十九世纪史学传统。正如张先生所概括的那样，在“年鉴学派”引领史坛风骚学界总共有两种史学倾向，一是研究历史中个人的作为，二是希图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，包括历史演变的总体规律。[36]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无可分割的联系。譬如兰克史学注重精英政治、外交史，是因为在兰克眼里，民族国家的兴起主导了近代世界历史的潮流，成了一变发展的新规律。而二十世纪初年号召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流派，如美国罗宾逊（Jame Robinson, 1863-1936）等人所倡导的“新史学”派，虽然追求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，以打变的总体规律，但他们的眼光还是没有、也不可能落实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上面。在很上，布罗代尔的治史方式，主要承继的是这一“史学走向社会科学”的传统。可是如同上生已经注意到，“年鉴学派”的第三代人物，已经在追求和实践与布罗代尔明显不同的治而在法国，这一“年鉴学派”的新发展，以勒高夫（Jacques Le Goff）、勒华·拉杜里（Le Roy Ladurie）等人为代表，又号称“新史学”。